





鄭師坐先

先生文集

師山先生文集序



鄭君子美初至京師或傳其
文數篇于奎章閣下授經郎
揭公讀之驚曰是蓋工於古
文者嚴而有灋侍書學士虞
公揚于坐曰鄭子之文異日

必負大名于天下藝文少監
歐陽公曰使少加豐潤足追
古作者宋狀元陳助教皆稱
其能且竒其人將謀薦之鄭
君竟奉親南不屑留矣余時
以筆札事諸公親聞其言欲

一讀其文以自快而未之暇
歸江南數年與鄭君益相親
始得博觀其前後之文累百
餘篇蓋其制行之高見道之
明故卓然能自為一家之言
如此古人謂文章與時高下

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
文獻之傳漢之文章莫盛於
司馬相如楊雄而蜀世多文
人若鄭君之學夫豈無所自
來哉余不能文又惡知鄭君
以嘗游閣老諸公之門姑誦

所聞以爲之序子美嘗築精
舍師山聚書以游學者故學
者稱之師山先生云至正丁
亥三月望日婺源程文以文
甫書

餘力藁序

孟子既沒學者各以已見為學文章為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

勝言哉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
號為兩程夫子始知斯道之傳不在語
言文字之間而具於吾性分之內不在
虛無高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
以此窮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傳後
以此解惑而覺迷文章之作遂一廢而
為無用之物譬之霑雨初霽復見天日
而無有魑魅魍魎也至吾新安朱夫子

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
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昔之尼者行障
者明矣信乎有德之必有言文章為貫
道之器而非虛言之謂也余年十數歲
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
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
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
也好之既深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

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
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人有
笑而問者曰文章宗韓柳道理宗朱程
此萬世一論也子之為學不亦謬乎余
曰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為文非吾
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
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問者曰
吾過矣吾過矣子之言是也余懼問者

之煩而應者之勞也廼書其意而以白
夫世之疑者且名曰餘力藁以見吾學
之不專於文辭而當有本也至正庚寅
三月朔鄭玉序

師山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讓官表

謝賜酒箋

上定住丞相

上漢兒執政書

卷之二

漢高祖索羹論

唐太宗論

張華論

狄梁公論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弑君論

趙苞論

李璿論

漢昭烈顧命論

子陵不屈光武論

卷之三

春秋經傳闕疑序

周易大傳附註序

送趙典史序

送黃子厚序

送徐推官序

送鮑國良之官巢縣詩序

送唐仲實赴鄉試序

送汪仲罕主簿序

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羅鄂州小集序

送鄭照磨之南安序

燕耕讀堂詩序

頌葉縣丞平金課時估詩序

文集目錄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心田道院設醮詩序

卷之四

淳安縣學修杏壇記

小金山記

燕樂堂記

覆船山雲心庵記

木齋記

石跡山建橋記

月月堂記

雲濤軒記

鄭彥昭讀書巢記

靜虛齋記

重脩忠烈陵廟記

耕讀堂記

脩復任公祠記

三樂堂記

小母塢記

邵武路泰寧縣重建三皇廟記

富登釣臺記

卷之五

績溪縣三皇廟記

養晦山房記

尊已堂後記

向杲寺重建彌陀殿記

松月齋記

黃竹嶺巡檢司記

聽雨舟後記

黃石施水菴記

王千里洪氏始祖墓記

鳳亭里汪氏墓亭記

重脩橫山路記

上清靈寶道院記

龍興觀修造記

怪松記

卷之六

皇元至正勸勵賢能之碑

徽泰萬戶府達魯花赤珊竹公遺愛碑銘

徽州路達魯花赤合刺不花公去思碑

章孝女雙文廟碑

休寧縣達魯花赤也先脫因公去思碑

卷之七

朱愛梅墓銘

處士王君墓誌銘

從弟琮墓誌銘

鮑景會墓誌銘

有元封豨縣尹鮑先生墓誌銘

洪本一先生墓誌銘

故慈湖巡檢洪府君墓誌銘

卷之八

修復先墳石表

先府君休寧縣尹方村阡表

鮑仲安墓表

周榮之墓表

楊士奇跋

師山先生文集目錄終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表

讓官表

臣聞高祖開漢不屈四皓之心光武中興終全子陵之志夫所謂隱士者或因忿世疾邪或欲廉頑立懦故以恬退為事高尚為風未必皆有康濟之才經綸之學也從昔賢聖之君所以特加寵異者蓋欲養成廉耻激勵風俗為天下勸耳臣幼以樗櫟之資深愛山林之趣躬耕隴畝留情著述初無過人之才忘世之意也茲者伏遇

長樂郭
振錄
請
字

皇帝陛下以天地

爲心億兆

爲念求賢不及從諫如流謂臣遯跡丘園特賜
尊酒束帛以翰林待制召臣聞

命恐悚神識飛揚循墻扣天趨避無所臣竊惟邇年
以來士大夫貪得患失尸位素餐廉耻日喪風俗日
壞養成今日之禍以致盜賊蜂起生民塗炭遂使
陛下宵衣旰食憂形

辭色累下哀痛之

詔布寬大之恩而天下猶未定也今臣復蹈前轍貪

冒

恩榮不知退避豈惟負

陛下知人之明抑亦有妨

朝廷進賢之路非臣所以報

陛下亦非

陛下所以望於臣也蓋臣學問之淺深德量之大小
非他人之所能知而臣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
者豈敢炫石爲玉以自欺其心哉然酒與帛天下所
以奉

陛下者

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名與器
祖宗所以遺

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

陛下不得私以與人臣不敢受也伏望

天慈特賜

俞允收回

恩命容臣以布衣赴

闕入覲

清光攄其一得之愚以為涓埃之助然後退處山林
詠歌

堯舜以樂太平實臣之至幸也而使者坐驛有司臨
門迫臣就道必欲令臣親詣辭免臣累更憂患素抱
羸疾道路勞役至于海上復感風痺不能前進謹奉
表以

聞伏聽

聖旨臣干冒

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酒箋

日月重光紹

承平之正統山林小隱蒙徵聘之

殊恩

丹陛出綸

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叩頭叩頭臣聞人心攸繫實
惟

儲貳之尊德業孰先莫如

繼述之重能廣

君父所行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東帛旌賢禮
僅聞於前代而

上尊致敬事未見於

東宮何幸微臣親逢

優渥以巖穴孤寒之士受

朝廷稠疊之知此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坤德承

乾離明出

震體

聖上招臣之盛意舉

國家曠古之彌文

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妄與

情比賜酺之厚

澤欲普施遂使草茅濫沾

雨露臣頌慚淺學無補

明時拜賜

多儀分已出於僥倖讓還

好爵心始覺於和平願於

問安侍膳之餘

為致辭官就召之請仕止進退必合義庶幾抑奔競之風左右前後皆正人尚益勉

端本之學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書

上定住丞相

昔者周公之為輔相也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急於得賢以共天位故能致成周之治為三代之隆也然舉賢之道在於公天下之選不可徇耳目聞見之偏而墮朋黨好惡之弊也伏惟閣下以伊傅之才居輔相之位朝夕求賢惟恐不及其視周公誠不多讓然天子之職在擇一相宰相之職在擇百官主上之所以擇宰相而得閣下者可謂得其人矣閣下之所以擇百官者則未聞其人也邇者朝廷以其隱居不仕上尊出自光祿東帛賁于丘園拔之深山窮谷之中

置之金馬玉堂之上使其庸陋濫叨
寵渥豈所謂公天下之選哉蓋某自幼知非用世之
才又乏過人之識故棄干祿之學絕進取之心投迹
山林躬畊隴畝自食其力無求於人暇則誦詩讀書
以著述為樂非敢不仕無義以廢人之大倫也好事
相傳指為隱逸流布京師致徹閣下之聽閣
下又不察之而以

上聞其聞

命以來揣分量才逃避無所仰愧俯忤寢食不安竊
惟方今戰士暴露而賞賜不加賢人在野而弓旌不
舉乃使其謏才陋學謬膺

恩榮傳笑四方為閣下之累貽朝廷之辱誠非
所以望於閣下也欲乞廟堂繳還翰林之命俾某
以布衣躬請閣下吐其狂愚少據報效移此恩數
以之賞戰士則士盡其力以之招賢人則人得其用
削平盜賊坐致太平然後使其得以優游斯世美
朝廷之治頌閣下之功播之聲詩傳之後世以為
億萬斯年之美談茲實天下之望也某之願也以此
不敢欽受而後者敦迫必欲令某親至京師面自
辭免而某憂患餘生昏耄成疾道至海上復感風痺

不能前進庸是因其表章之辭布此腹心之懇伏望
鈞慈特爲敷 奏遂其初心實切幸甚

上漢兒執政書

某惟士君子之於世固在乎人相知之深尤在乎已
自信之篤夫以夫子之睿智察弟子之學行而許漆
雕開以仕其知之不爲不深矣及至開以吾斯之未
能信告則夫子爲之喜悅豈夫子之知不如開哉願
有人已之殊而開之不自欺爲可貴耳某也江東之
鄙人也幼而讀書既乏明敏之質長涉世故又無幹
濟之才不敢自欺其心投棄林壑甘與樵牧爲伍而

不爲仕進之謀重以邇年鄉郡累經寇盜城郭丘墟
田畝荒落屋廬焚毀妻子離散憂患驚心遂成疾疢
兼之肢體傷殘精神消耗景薄桑榆昏耄日甚近者
朝廷急於得人不少覈其實遂以隱逸見舉即所居拜
翰林待制某自揆匪才不堪斯任乞讓名爵恭俟
綸音許以布衣赴召而使者堅拒不允必欲令自赴
都陳懇逼迫上道勞苦筋骨衝犯風露內疢既劇外
感復深不能前進茲具表文布其所以惟 三先生
以中原文獻之宗任 廊廟柱石之重蒼生之所仰
望士類之所依歸愛人以德不尚虛文冒貢尺書敷

陳衷愨幸因

論道經邦之餘廷此衰朽顛連之狀繳還翰林之命使某得老倒山林優游

聖世上不妨 朝廷進賢之路下不屈匹夫自信之心雖不能有補 明時之治亦可以少息奔競之風豈惟某之私幸亦 世道之幸也區區干冒威嚴下情不勝恐懼之至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論

漢高祖索美論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爲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爲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爲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爲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曾于廣武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

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羹為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屣也耦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為法

唐太宗論

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常經也堯以天下與舜未聞舜以瞽叟為辭太王以國傳季歷未聞季歷以太伯為解蓋當

天下離亂之際苟德在已則起而應天順人救民於水火之中矣又奚暇讓其父兄哉昔者隋煬暴虐無道烈於桀紂生民受禍甚於塗炭天下怨之過於寇讎於是盜賊蠢起干戈林立誅隋之師不期而會然皆陳勝吳廣之徒未有商湯周武之比獨太宗以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當時豪傑皆歸心焉人之議之則曰命世之才太宗之心亦必以高光自許是蓋湯武之亞矣衆人之論固未嘗及於高祖而高祖之志亦不足以及於是也使太宗因天心之厭亂順人心之思治以天下之憂爲

一己之任義旗一舉豪傑雲蒸以之興弔民間罪之師行放桀伐紂之事乘虛入關號令天下數煬之惡而誅其身代煬之位而反其政然後用漢太公故事尊其父爲太上皇半年之間定天下而成帝業身沒之後位傳于子前免挾父之名後免弑兄之惡湯武之事復見於後世唐室之治可追於三代矣顧乃拘拘於父子名分之間孜孜於詳度論議之細不量其父之才必欲強以天下之重言之而不從則劫其過失誅以禍福及其義兵既舉大事已集猶且自加殊禮至于九錫既不以征伐之事上同於湯武乃竊取

禪授之名下同於莽操亦不聞太宗之有一言何也
蓋太宗才過於德識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禍遂陷篡
弑之名者皆始謀之誤也或曰高祖身為唐公職掌
兵權非太公之比使太宗而自舉事則高祖必起而
誅之矣今以史考之太宗之初說高祖也高祖蓋欲
執而告之矣明日復說之則以其言為大有理且曰
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及裴寂
問之則曰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觀於此
言太宗舉事高祖又豈能殺之哉况太宗之在當時
天與之人歸之使其父有瞽叟之暴頑母之助塗廩
浚井且不能害之也况高祖乎不肯逆天違人而害
其子也必矣太宗之事千古之遺恨也或者之言又
豈足為太宗解哉

張華論

嗚呼聖人既為經以定天下之常復為權以盡天下
之變於是經權相濟若體用然而天下事無不可為
者矣人君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之所在天下共為之
主矣苟義去之匹夫而已豈得為天下之主乎人臣
之事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當盡職奉公竭忠事上
守其節分毋或浚犯不幸遭遇昏愚縱情暴虐肆行

禍亂毒害生靈傾危宗社爲之大臣者則權之以義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尚爾况母后乎若曰君臣上下素有序分階級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談守匹夫之小節坐視禍亂至於危亡而莫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吾讀晉書於賈后之禍不能不深罪於張華焉夫華者晉室之大臣天下之元老在武帝時即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議者謂宜爲三公蓋朝廷取以爲法宗社恃以爲安四海之所屬望萬民之所歸心况惠帝戇騃國家大計獨寄之大臣者乎賈后專政淫亂暴虐誣元舅以謀反而殺之廢太后爲庶人

而幽之此大逆無道人神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誅苟不能討禍亂必矣况賈后爲妃之時戟擲孕妾武帝嘗欲廢之具有詔旨張華苟能倡明大義廢黜賈后正名定分以安反側則太后可復儲貳不致於動搖國本既安天下自定此撥亂反正之道也顧此不爲而乃議曰太后黨於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此何言哉善乎董養之言曰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反其弑太后而覆殞之賈模裴頠謀欲廢后華尚欲使以誤須調停勸戒謂不致大悖則天下未亂而已

得以優游卒歲不知何者謂大悖何時為大亂乎及其謀廢太子劉卞請因太子入朝廢賈后於金鄴城華猶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廢以死國本一搖天下遂亂孫秀之姦謀以起趙王倫之篡逆以成馴致骨肉相殘五胡乘間宗社播遷中原不復是果誰之罪哉華之族滅身亡有不足惜者矣嗚呼華也昔者力贊平吳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廢后之謀何其怯也蓋華本庸人專於詩書名物之間制度文為之末才不足以制變學不足以適道豈知天下之大

義聖人之大用哉若華者所謂具臣而已矣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華且未知所謂立安知所謂權哉

狄梁公論

或問曰狄梁公唐之社稷臣也或者譏其事女主此說然乎予曰不然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佛盼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且曰不曰聖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此孔子所以為聖之時也武曌音照以一婦人滅唐篡位奄有天下南面稱制莫敢誰何此古今所未有之大變也革命之際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辭而勸進

者六萬餘人方是時也人心天理益蕩然矣豈復知男女內外之定位君臣上下之大倫哉李昭德雖有姑姪相篡之言不過詭計以奪武承嗣之權吉頊雖有請還廬陵王之語不過爲二張長保富貴之策不有梁公心在王室志復我唐智識足以破其姦謀至誠足以折其詐僞忠言讜論足以沮其邪心婉辭曲意足以興其善念卒還中宗又薦張柬之等誅除姦惡以成反正之功則天下爲周唐室不復奪攘篡弑之禍興誅討征伐之事起矣生靈受禍何時而已乎唐之宗社又豈復有二百餘年之血食哉予嘗謂梁

公事女主復唐室一事合於聖人之時豈但有不可譏議而已乎爲斯言者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予於梁公猶有遺憾焉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孔子言亟亟以誅戮者哉蓋恐事機之或失而罪人之幸免也武王篡位至梁公薨十有七年矣梁公入相亦三年矣方帝在房州猶懼相去懸隔萬有不密則害爲成今帝已還東宮朝夕在側左袒一呼其有不應者乎顧乃遷延猶豫終于相位必待張柬之之徒以終厥志梁公之薨已七十一歲所薦張柬之又年八十餘矣使天不假之年則不幾於失

其事機乎况梁公才識有過人者使其自爲誅戮之際必有施爲後日決無五王薶醢之患矣抑此豈直梁公之失哉亦由當時教化不明綱常淪廢不知武墨之爲賊而失誅討之義以至於此也傳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又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惟恐後夫武墨之所以貴於天下與天下所以奉之者以其爲唐室之后天下之母也今武墨改唐國號滅唐社稷廢唐宗廟逐唐人主而篡其位則是唐之賊矣又豈得復爲天下之母乎在廷之臣皆嘗北面事

之但知其前日爲天下之母不知其今日爲唐室之賊也何以言之武墨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張柬之曰此豈公嗚咽流涕時耶崇曰前日從諸公討姦惡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夫以姚崇之賢猶以其爲舊君在他人又安知其爲賊乎使當時在廷大臣有一人之識足以及此明其爲賊聲罪而致討焉綱常一明人心自振豪傑風起不旋踵而誅之矣又豈使後世復有遺憾如今日之所云乎近世胡氏數其九罪恨當時不即誅之後日不追廢之可謂痛快的切矣然猶未正名其爲賊也予

故發明胡氏之意正名武嬰之爲賊使綱常之分大明於天下後世母后有託以垂簾聽政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如武嬰之爲者其忠臣義士防微杜漸不俟終日當其未成也則有以沮之若其既成也則有以誅之庶幾篡逆之謀息而禍亂之原塞矣故特於梁公責備焉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弑君論

余觀左傳所載皆魯史舊文明白可信及立明稍加隱括附以議論然後事蹟泯滅是非乖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穀梁定爲義例之說

但有不合則曰此聖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實而求之空言使聖人筆削之妙下同刻吏弄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復不可見矣然則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今以趙盾許止之事觀之經皆書弑初無不討賊不嘗藥之文也自左氏設爲君子之言託爲孔子之說一傳從而和之趙盾許止弑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去之千載卒未有能破其說者至歐陽子始評而議之真傑論也然歐陽子以高才偉論不待考據本末二人者弑君之情已不可遁矣以常情觀之非考驗事實證據明白未易輕信而不疑也

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弒靈公遂使趙穿攻於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爾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弒可以自掩欲爭以苟免於是史狐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爲之辭而證其主謀乎殺也况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蹟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弒君之罪又從而託爲孔

子之說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傳從之而姦臣賊子之情跡始得以自諱而幸免矣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夫飲其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鴆其父矣父死而奔則是弒君而避討矣苟非其弒父死之後居喪即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無弒父之文而有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於是公羊穀梁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而許止弒父之蹟幾泯矣余故曰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程子曰以經證傳之誤以傳補經之闕讀春秋者以是法求之其不合

者寡矣

趙苞論

君臣者天下之大義母子者一身之私親以私親而忘大義固不可因大義而殺私親豈人情也哉此趙苞所以處其君與母之變而莫知所適從也夫寇之所以劫制其母者以其子之爲太守也太守之所以受制於寇者以其身有守城之責而進退兩難也當此之時以城降寇而求生其母則爲不忠以城拒寇而致殺其母則爲不孝爲苞之計唯當對寇自殺使城守之責歸之佐貳破其挾制之謀絕其覬覦之念

母在寇中遂爲棄物一老婦人殺之何益寇必委而去之不求生其母而母自生矣苞之死也豈不爲全人哉惜乎苞知君臣之不可相背而不知母子之不可相殘遂致遽戰而殺其母也及觀苞既葬其母即歐血而死則當時不死而遽戰者苞非愛其身也特出於倉惶急迫一時思慮之所未及識見之所未至耳然母既死矣而苞死之則其死也亦徒死矣惜哉

李璿論

凡人處君親之間當大變之際既不能兩全其道則當各盡其道而已若李璿者其有得於此乎方懷光

之將反也。璿陳逆順之理，盡諫諍之道，知其父之志，決不可移也。則言於德宗，使爲之備。見君恩之不可背，及懷光之賊也，則自殺以殉父。見親難之不可違，觀其言曰：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雖當大變之際，而粲然君臣之倫。又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雖在大難之中，而藹然父子之恩。及德宗問其自免之策，則對以俱死。既不背其君，又不遺其親，斯爲忠孝兩全矣。君爲臣綱，父爲子綱，豈不各盡其道哉。按免懷光一子死，使收

葬，則懷光猶有後也。璿之死，可無毫髮遺憾矣。致堂胡氏謂德宗欲全璿，則宜預詔馬璩以懷光畔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而璿亦可以不死矣。以愚觀之，雖有德宗之詔，懷光之言，璿必死而後已安，肯託之以自免哉。縱迫於君父之言，暫焉不死，此心其肯安乎。亦必死而後安也。璿謂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者，蓋其本心也。李泌謂使其不死，則亦無足貴者，得其本心矣。悲哉。

漢招烈顧命論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聖人豈容毫髮置私意於其間哉亦曰與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適三王不易之常經也然爲天下得人則兼用官天下之法焉故太王舍太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乂安宗社不廢則一而已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操丕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擁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荆棘犯霜露同死生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盡力死而不已者皆爲興復劉氏也昭烈豈爲身謀孔明蓋社稷之臣也

今劉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拘子禪嗣位而後爲漢祀不絕哉爲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爲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惜乎昭烈之識不足以及此而乃言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不

變則苦劉禪之昏愚而不可有為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劉禪卒就擒縛及其入魏屈辱百端畧無愧耻豈惟劉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高祖光武含羞地下抱憾無窮古人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非但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國悲夫

子陵不屈光武論

士有間百世而始出屈萬乘以自高舉世謂之有道之士吾則曰繫身亂倫而已昔者嚴子陵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

訪之徵拜諫議大夫不屈後之議者皆曰子陵非隱者流其不仕也有深意焉光武在南陽時子陵告以克復神器入繼漢統其說詳矣帝能行之遂致中興之業子陵雖出無以加此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足法歟光武之治其果不可復加乎漢止於漢而不及唐虞三代者子陵與有責焉又曰光武子陵故人也 不屈所以全朋友之倫也然則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者非歟又曰子陵之意實欲起東漢之名節以勵一時之薄俗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泣而化之以禮教之以義獨不可乎若是

者子陵之出處其果皆當理而無私心乎光武一代之賢君所謂可與有爲者也使子陵屈已事之則伊尹周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生靈被其澤矣顧乃長往不反其爲長沮桀溺晨門荷蕢之徒豈不重可惜哉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此聖人之出處也子陵其有合乎光武曰狂奴故態蓋知子陵爲最深者也子陵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其志蓋在是矣今夫世之飾智巧以逐浮利者固名教之罪人至於子陵道與時偶三聘而至道亦尊矣志亦行矣何苦懷其寶而迷其邦哉故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曰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義亦見矣讀者宜細玩之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春秋經傳闕疑序

嗚呼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蓋體
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
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
貶則貶其為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內夏而外夷其為
目也則因講信脩睦救災恤患之事而為朝覲聘問
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
成功也則迫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

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爲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爲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禹湯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爲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

爲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災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爲說家自爲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間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爲今之計宜博採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訛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某也非其人也間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爲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爲目而小字疏之于下叙事

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爲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取妄爲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附會必欲獄得其情事盡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

能窺測重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迫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某之爲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爲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復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况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亡而已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

周易大傳附註序

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易於諸經爲首出秦焚典籍而易獨存則易視諸經爲全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吉凶消長之故進退存亡之幾易可前知所以爲潔淨精微之教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也易其可一日不講乎予自中年即有志於是書學陋識卑不敢有所論著至正壬辰蘄黃紅巾攻陷吾郡禍及先廬累世藏書無片紙存者求之親舊悉皆煨燼雖欲一周易白文讀誦亦不可得後三年乙未被召至四明始從友人胡伯仁氏假得程朱傳義歸來山中日誦一卦似若有所得者折中

二先生之說合爲一書名曰程朱易契間有一二已見不敢附入始有僭越論著之意又以無書考據而止丁酉之秋復避亂淳安之梓桐源出入澗谷上下林壑寂寥無事心地湛然因思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而吾身亦一易也自天地而歛之以至於吾身易之體無不備自吾身而推之以至於天地易之用無不周又以吾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如此則近以諸身而易無不盡矣雖無書可也無畫

可也又何有於傳註乎又何事於考據乎况伏羲作
易文王繫之辭以明其卦周公繫之辭以明其爻者
經也孔子為之彖為之象為之文言所以釋文王之
卦辭為之小象所以釋周公之爻辭其源委綱領之
論不可附入各卦者則為之總論號繫辭上下篇其
各卦義有未盡者則發凡例於繫辭之中又為序卦
以明其次說卦以明其象雜卦雜述其義者則易之
傳也今人舍夫子之易傳而欲明文王周公之易經
其亦昧於明易之道矣乃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
而列夫子之辭以為傳其或夫子之傳辭義深奧則
附以註說名曰周易大傳附註庶幾三聖人之書不
費辭說而義自明矣嗚呼四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
三聖人之書所以發明天地之精微乾坤之蘊奧夫
豈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是書之作徒見其妄誕
不知分量之罪而已何有補於易哉雖然二文之經
夫子之傳自足相發有不待論著而明者則亦千古
之確論也讀者試以是求之

送趙興史序

典史縣幕官也其受省檄秩從九品下其事則檢舉
勾銷簿書擬斷決祿薄位卑務繁任重一縣之得失

百里之利害常必由之官所以治其民民所以治於官而位乎官民之間者典史也欲上而奉承無怠下而撫字無虧其為職不亦難乎故催科少緩簿書失實則長貳責我刑政稍猛期會太迫則吏民責我惟虛心待物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布長貳之德以施諸吏民致吏民之頌以歸美于長貳始可免焉宣城趙顯甫典史淳安縣解而東歸舉是說以贈且書之送行詩卷之首

送黃子厚序

王源王仲履以明經教授諸生文學德行在諸老中

元為超卓與余交甚善嘗為余言其里中黃君子厚之賢而余未之識也至治癸亥秋余與仲履同試藝于有司時子厚為於潛簿亦被檄在院後數日始相識於錢塘旅邸望其氣和而有容色聽其語平易而直諒余既驗前聞之不誣又以喜仲履之能知人也如此越明年余復與子厚遇於新安傳舍一見如平生歡相與議論古今窮極經史下逮名詩法帖刑名術數靡不談討亶亶不倦余又以知子厚之學為有本而其施之有序也抑余聞子厚之在於潛凡簿之所得為者無不為而其所不得為者亦無不盡心竭

力以佐其長令而務及其民子厚之政固賢於流俗矣雖然導以善而不善者化古之善教也旌其能而不能者勉後世之善治也於潛雖小劉女子之遺烈洪平齋之文獻在焉子厚其爲我求二家之後顧問而存邱之將見子厚之政不勞而治矣他日歸以語仲履仲履又將爲余喜也

送徐推官序

士君子在天地間唯出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雖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君子亦曰聽其在天者而已故觀人者不

特論其得失之見於外又必察其是非之存於中者而後人之出處可得而論也今自三代以上孔子孟子羈窮困厄此聖賢之出處不敢說姑即自唐以來數君子而言之平章事陸贄敬輿吏部侍郎韓愈退之宋丞相司馬光君實龍圖閣學士蘇軾子瞻軾弟黃門侍郎轍子由大史黃庭堅魯直徐州教授陳師道無已此其人皆有事業在天下文章傳後世爲士者所共知識敬輿以言事忤宰相裴延齡責授忠州別駕退之言迎佛骨非是幾置之死末減斥逐嶺南君實以直道讜論號爲巨德元勳身陷誣詬名書黨籍

禁錮之酷及其子孫子瞻與章惇不合儋州安置子
由與雷魯直作承天寺記議者以為言涉訕謗竄宜
州無已特以送別蘇公亦坐免官此數君子者甚或
除名削籍顛沛流離一至于極而不害其為出處之
正是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邪聊城徐公敏夫以江
浙行省都事來為吾郡推官慮獄詳讞人不稱寃以
其暇日進儒生講說詩書觴酒賦詩無虛日蓋亦君
子人也泰定元年四月被論連坐去官士友至有為
之流涕者而公處之怡然若無與於得失予於是益
有感焉於其歸也備述前世諸君子之出處以解士

友之憂以頌公之行事而復書以為送行序云

送鮑國良之官巢縣詩序

鮑君國良與予生同里閑觀其平居暇日冲默簡靜
若不能言矩步徐行如不勝衣父母具慶子孫訖列
閨門之間孝友慈愛處已待人咸有法度予每敬慕
焉他日受調巢縣主簿歸自京師過予言別予知鮑
君以率其身者化其人刑於家者施於政其於巢縣
之治有不難矣雖然古人以治縣為最難事故曰縣
曰縣灘謂人之為縣若舟楫之過灘瀨也然此特指
縣令而言爾古今異制古者縣令專制一縣之事簿

則分掌簿書而已今之制長令與簿共坐一堂之上
遇有獄訟公議完署而後決遣之矧一縣之事自下
而上必始於簿簿苟可否失其宜政不平矣故今簿
之職視古爲尤難而責爲尤重也鮑君是行承上接
下必思有以盡其心毋徒曰棲棘非吾志也吾苟歲
月以待調耳吾將見鮑君爲淮右之最官而巢民蒙
其福矣於其行也鄉之俊彥以蛟龍得雲雨鷓鴣在
秋天分韻賦詩以重其別以予嘗從四方賢士大夫
學問政焉屬予以序予不得辭

送唐仲實赴鄉試序

唐仲實將隨舉試藝于有司以其尊府君之領教分
水也先期而行仁道省觀臨行從予徵言爲別予謂
科舉之設久矣唐宋之盛名公鉅卿胥此焉出我
國家延祐初 詔行科舉今二十年馬伯庸爲御史
中丞許可用爲中書叅政歐陽原功爲翰林學士張
彥臣爲奎章學士科舉之士臺省館閣往往有之不
爲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蘊
古賦詔誥章表以著其文章之華藻復策之以經史
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嚴且詳矣然 朝廷不
以是爲難也必曰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然

後得與是選焉豈非以德行為本文義爲末乎予與
分水君爲忘年之友辱愛最深知仲實之才超于人
人而學出乎等夷也今將試藝于有司又必先過其
親躬省覲之禮盡孝弟之實可謂知所先後矣其言
其行必有合乎今之良有司以無愧乎科舉之盛也
故序而送之

送汪仲罕主簿序

稱隱汪先生生先先君子一年道德學問實相表裏
出處任宦又相先後故兩家子弟相與如骨肉而鄉
里稱二父爲鄉先生焉先君子既沒予父事而師承

之者唯汪先生而已每過先生必造卧內拜先生牀
下起而侍立見壁間所書無非警學者語而於戒酒
之訓尤拳拳焉似若爲其仲子罕發也罕工書善畫
嗜飲酒終日陶陶世間榮辱利害未嘗毫髮掛于心
也所至醉墨淋漓人爭取之以爲奇玩去年冬姪潛
來謂罕酒戒甚嚴予未之信今年春往見先生退與
罕語且曰吾爲酒所困二十年今而戒之豈唯不致
廢事神氣清爽於養生之道蓋有得焉是皆吾父之
教也今將之官麗水子於吾有兄弟之好其何以教
我予爲之言曰昔劉玄明謂傅巖作縣令惟日飯一

升莫飲酒此第一策子能克守家訓益嚴酒戒則子之明足以燭理勇足以任事惠足以愛民嚴足以御下於從政乎何有而又何待於予言罕曰吾行矣請書諸紳以爲佩

王竹履先生詩集序

先生姓王氏諱儀字仲履新安婺源人幼穎悟力學過人於書無所不讀高於古文尤高於詩自其少時日課一詩稍有未安吟哦至夜分不睡故其爲詩直追古人近世作者未見其比也然其格律高古用意深遠非篤嗜古學不淪流俗深有得於詩之妙者不

延與論乎此也延祐元年科舉初行當時未有陳腐之習所得多山林實學之士故先生首與焉羈窮困苦又十有七年始獲爲池陽儒學教授未幾以外憂去官明年先生卒矣後五年徵諸其子得詩七百六十有六篇刻之梓以廣其傳若夫其文之傳尚有望於同志之士而所刻詩但據家藁所存旁蒐博采續爲外集使無遺逸之恨是亦同志之事也玉於先生爲諸生弟二先生常以伯仲視予且謂予詩似邵康節又似陳希夷嗚呼先生沒今七年矣予詩進否安得起先生而一論之

羅鄂州小集序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
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
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
漢二馬揚班或以紀事蹟著于策書或以述頌功德
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
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
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
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然則

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爲經不專於文
畜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文人才士相與論著流
而爲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
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願嘗知鄂州鄂州
之文尤爲縝密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于世者鄂
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蓋鄂州既終于郡子澄
因以所見畧集成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全蓋什一
耳歲月既久小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
讀而愛之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遊者洪氏之
兄弟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

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爲之序予聞諸先生長者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而淳安縣社壇記尤爲世所稱誦以予觀之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理庵辭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呂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慙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爲何如哉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願予何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爲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自而不苟焉是亦爲學之一助也鄂州字端良號

存齋乾道二年進士

送鄭照磨之南安序

國朝之制各路設首領官三員總領六曹職掌案牘謂之賓幕與郡侯別駕分庭抗禮不敢待以司屬其官曰經歷曰知事曰照磨照磨初名提控案牘行省版授後以兼照磨承發架閣乃命於朝列第九品今銓曹以員多雖正從八品皆借注爲之又兼領對同承發檢點勾銷與夫圖籍之所藏案牘之所度別有印章其位視經歷知事雖在下而事加繁劇焉令甲凡在外諸司署牘皆自下而上故一路之事必自

照磨始照磨以爲可則署而呈之府然後行之州縣
照磨以爲不可則格不得行故一郡之休戚衆務之
得失在於照磨一署之頃照磨署之當則一郡蒙其
福照磨署之不當則一郡受其害矣照磨之職可不
謂重且劇哉同姓兄仲賢由文學掾借注巡檢既有
武備矣乃辟廣東帥府掾尤長於吏事考滿當升八
品銓曹以無關借注南日照磨行有日親族咸在設
宴以爲餞玉舉酒屬之曰不卑其官而勤其事古人
之所以爲善政也吾兄之爲南安一事之來必思其
當當而後行不當必不行凡閱一牘商一事必盡其

心曰錢糧者生民之脂膏刑名者百姓之司命詞訟
不理則民生怨懟銓選不公則吏不勸戒如此事其
有不當者乎吾將見南安之吏安恬於職南安之民
歌謠於道矣豈特南安之幸亦吾宗之榮也

燕耕讀堂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從胡先生綠槐氏學明年先生與鄉
舉余以年不及格不得行先生之友張子經氏實與
偕行未幾二經自杭先歸携先生書過予始得相識
書有過元城不可不見劉忠定公之語今三十年矣
子經乃來鄉里橫經開講席諸生得聞所未聞獨余

爲最故三月七日驟雨乍霽天氣清明携酒過鮑氏
耕讀堂與子經叙故舊是日會者項子聞鮑仲安與
其姪伯原以仁伯尚諸生得侍者鮑安鮑葆以時赴
鄭老同慙期分韻賦詩留余爲序不得賦余惟感今
思昔俯仰慨嘆方余從先生遊時年少氣銳勇於爲
學故先生有元城劉忠定公之語所以望余者至矣
今余髮種種年已入無聞學問日益荒落所以負先
生者至矣固無以見子經也他日又何以見先生於
地下乎因爲之序以識余之愧云

頌葉縣丞平金課時估詩序

徽素不產金至元間山民淘澗谷得金如糠粃校所
取不酬勞事尋已獻利者罔上病民遂傳令令歲入
金以錠計五十有二郡既不產金民無從得金猾吏
豪右買他郡待民急而售之又從索費與賈離至倍
號攬戶事覺則以其倍計減論罪如法官中每月以
民間所用平其直迺申所司謂之時估攬戶懼事之
覺也則請託吏高其估以待覺寔罪長令署紙尾申
達府若省沒不省以爲常至正五年市中金賈兩以
鈔計才五錠有奇至增以爲十適中原飢議者請以
金折收鈔爲救荒計歛縣丞葉君以他事在省知折

收與金賈爭縣狀曰是豈可重困吾民乎亟以牘聞
府會郡守合刺公別駕王公皆賢而愛民驚問故求
賈於市立防從實估民以不害雖二公之善政實葉
君有以致之其用心賢矣哉予徃留京師見兩都和
買法凡民間直一錢物中入縣官即可得兩三錢物
競至而官不疆取是以民富而國用足江南州縣去
京師遠不知 朝廷德意惟恐虧之官故常疲民以
奉上民困而官不卹此豈法之罪哉古之善爲國者
必先富民民者國之本也國用之而裒民財以足之
猶割四肢之肉充口腹之食其能久乎葉君嘗仕

中朝知 國家大體故能推吾 君所以愛民者而
愛吾民真今之良吏也使天下皆葉君民其有困苦
者乎士友既爲歌詩頌之復徵予序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臨川葛君子熙將之武昌錄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
之書過了黃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別徵言以爲贈予
語之曰子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
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
明道學爲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
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

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
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
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
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堯舜同
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
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
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
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
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
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

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
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
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
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
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歿千四百年而後周
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
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
以太極圖也未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
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為朱
氏之說乎抑為陸氏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

心田道院設醮詩序

國朝之制士大夫官至七品皆得推恩其親爵秩視其子至正七年五月新安鮑同仁以年勞升七品受從仕郎召武路泰寧縣尹以歸明年之官泰寧以狀請于朝如故事九年十一月命下同仁父景文先生周封從仕郎徽州路黟縣尹母妻皆宜人命下之日先生適年八十自思朝廷寵以爵秩造物賦之壽考無以報效先是先生預卜葬所於城南之葉有築宮其旁居道流以守之正一教主天師大真人爲題曰心田道院十一年二月即其中設醮三日

既以答天貺又以報國恩闡事之際雲鏃鉦鼓聲震林谷步虛散花韻繞雲漢先生盛服入就厥位俯伏在地誠敬恐悚真若上帝之臨乎前也九朝既畢四鼓方鳴天地開豁星辰明粲乃行三祭酒之禮醮事告周壇壝斯徹神人喜歡形于歌詠道士黃師玄首賦唐律一首以道其事子姓宗族朋友交游更唱迭和積戎巨帙鄉里傳誦以爲美談師玄一日携以見過求余序其首此詩人天保之意而虎拜稽首之事蓋余之喜聞而樂道者况玉於先生爲通家子弟執筆書之其又何辭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淳安縣學修杏壇記

至治元年十二月淳安縣尹李侯修杏壇成教諭王君克明相屬以記玉謂春秋之法聖人示人之意微矣凡工役之興巨細畢書所以重民力也獨於僖公修泮宮畧而不書所以見其必當修也不費一辭而褒美已若如此則李侯杏壇之舉可以不書雖然世衰俗薄教化日下所當作者人反視爲迂闊其不書者人必以爲不足書聖人之大經大法至是有不得

不變者矣則書之亦可也乃爲之記曰壇在縣學戟門外之西其崇一丈一尺廣稱是深加五尺有奇壘石爲固前植以杏後覆以屋此舊制也李侯因其弊而新之視舊無所加損以工計若干以緡計若干民不知役吏不告勞再越月而竣事侯名思明字元亮世家睢水人其爲是縣外柔而內剛視民如子信施於人而人信之宜其爲是爲不難也

小金山記

予年十七八時東游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揚子江心屹然爲中流砥柱念欲一躋其顛酌中瀄泉以

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年及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新安江自率山發源東流三百里爲淳安縣未至縣之十里江心倚南少西茲山在焉東北江面百餘丈西南僅僅一澗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四時非舟楫不能渡古樹蕭然出煙蒼水黃間石色峻嶒苔蘚如繡上有佛寺舊極壯麗歲久寢就頽圯僧徒星散今無有存者唯敗屋數椽而茲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南攀援至山腰爲石洞者三穹然如厦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數人餘又有一巖嶽嵌特甚如浮圖氏所塑觀音像坐石東

望西洲溪分兩派居民廬舍櫛比鱗鱗黃花翠竹果
木桑麻之屬蒼鬱葱蒨無所不有傍一石出灘瀨中
如龜形逆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纔一二里
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閣飛簷出臨水上蓋一縣山川
之勝聚焉于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嗟夫山之爲物
一拳石之多也其小大固不足論至於景物之多寡
勝槩之優劣亦有不得論者茲山所少中濡一泉
爾至於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
山所無有也試約兩山之靈相與可否將伯仲之而
忘其大小矣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
其先焉予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

燕樂堂記

大倫惟五朋友居其一焉故雖父子之親而無責善
之道君臣之義而有際會之難矧兄弟怡怡家人
嗃嗃違之則悖天性怫之則忤人情其自始至終
自少至老長吾之志成吾之才輔吾之仁者惟朋友
是賴人生蓋有不敢告其父母而以語其朋友者亦
有父母所不容言而朋友言之者是朋友之倫雖非
天屬而於人之情則至近且密也其可一日而忘耶

劍溪徐成大距家東五百步並溪之上為屋三間四楹後翼為軒兩楹俾朋友之來過者館焉日因吾友人洪君探微徵名并記余取詩人之意名以燕樂成大不以為非是則告之曰燕樂朋友之情也而有義存焉朋友以義合者也求朋友之情於吾名又求朋友之義於吾記可也不然燕樂之極必生乖離非惟負余命名之意抑亦有悖天倫之懿德乃書而授之劍溪在淳安縣西南由縣西雙桂源入此凡四十五里

覆船山雲心菴記

歙南有山特起介乎徽杭建德之交曰覆船山者為一方祈禱之處神龍之所宅也山高數千仞其來自黃山聯屬斷續起伏頓挫奇形怪狀千百萬變以至于此磅礴鬱積分肢析派而為浙右諸山其南出則為建德之金紫峯以及雲源諸山東西兩百照其支阜融結而為淳安縣其北復為白石巖龍塘山至杭之於潛臨安矗起而為東西兩天目龍飛鳳舞始盡發其靈秀蓋名山云山顛有龍池泉出其中裂山而下石門九鎖對峙如峽至山之腰傾為瀑布與石相觸澎湃激射如噴巽狀石後有潭莫測其底亦龍之

別宮也每天欲雨時雲出其上如戴帽笠居人率以此占陰晴之候無不驗者旱則禱之或得蜥蜴蛇蜒雨即隨至僧覺聖白傍近大家洪氏得錢爲倡募衆力結菴其下爲祈禱歲事之地余以雲心名之復請爲記夫深山大澤必有龍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山龍蛇所截能出雲爲風雨法應得祀聖苦行修持戒律頗嚴衣不敵寒食常怯於饑而勇猛精進無退轉心如是一是可嘉已舊有比丘尼居山中事龍甚謹扣多應因并祀之蓋亦尸而祝之之意宜牽聯得書菴之始泰定元年九月某日其成明年某月某日求

余記者洪氏之子斌比丘尼俗姓汪山下民家子也

木齋記

廬山之下九江之上有隱君子方君子玉築室以教其子積而名曰木齋齋在居西若干步爲屋三間四楹間十有二尺縱橫相稱虛其中以待賓客闢左右兩室設几卓陳枕榻置琴書壺矢棊局筆硯瓶爐圖畫與凡茶酒之具日用之器率其子弟或弦或誦或投壺圍碁以爲戲或焚香插花以爲樂或留情翰墨或寓意圖史渴則烹茶酌酒倦則休息于床賓客過從方君坐談子弟侍立應對酬酢無不適意屋上複

閣倣古人尊閣之義列度先世遺書而軒其四達以待登臨眺望開西窓而柱笏則五老諸峯開先瀑布煙雲掩映如在几席之上俯東檻而寓目則長江萬里波濤洶湧以入于海而莫窮其極閣後為臺而露其上為春夏曝書之所屋後為亭扁以聽竹為晨夕遊息之地古木脩篁繁陰數畝此木齋之大槩也予不識方君積於京師積語如此屬予以記夫陶縣令之慕風者山人之逸趣千載之下必有聞而興起者方君豈其人耶何時擔囊負笈買扁舟過彭蠡泛大江抵康廬之麓摳衣升堂拜方君床下與積登臨嘯詠徜徉眺望吊古人之陳迹為當日之勝遊以窮木齋之景是則予之願也積歸趨而過庭其以予言而請積字叔高力行彊學醞藉而文為中朝諸老所愛

石跡山建橋記

石跡山為祁門最勝處邑人胡君俊夫始建玄武之祠於山之顛王君儒翁廼於半山之間跨澗作橋仰視飛瀑俯瞰龍湫山川軒豁景物呈露又為石跡最勝處予嘗與王君之子存善遊而樂之時未有橋也今橋成而景益奇矣予故喜為記之橋之建以至順

三年十二月庚申記之作以明年六月某日予為郡人鄭玉書者胡默篆者錢塘吳獻

月月堂記

商里洪君味卿隱居求志政施於家上奉慈親下撫諸弟閨門肅穆族黨以和吾鄉之稱家法者歸焉年逾四十即為老計闢地一區高下相稱袤廣十畝謂其子斌曰吾將於斯鑿池沼築亭榭栽花蒔竹藝蔬植果以逸吾老而終天年吾無意於斯世矣汝其勉之未卒事而味卿即世斌曰此吾父之志斌之責也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於是因其舊地圍以崇墉

池築亭栽蒔藝植如味卿語而奉味卿之樞別為一室殯置其中以竢吉卜謂其友鄭玉曰斌託交於公最早公之知斌最深曷為名斯以昭吾父子之志實大惠也玉曰嗚呼天地一萬物也萬物一我也而況父子之親乎參贊化育垂世立教皆吾分內事也而況家庭之近乎世有厥父播厥子不肯穫厥父作室厥子不肯構者彼獨何心哉是蓋私於一已而不能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也若吾子者豈唯肯構且肯堂矣其以肯肯名之節夫再拜謝曰斌之事雖未能如公言斌之志敢不為公勉玉曰未也吾言未矣昔者

子之先君子高尚不仕故能寄興泉石留意池館雖其經營布置弗底于成而子能成之以有肯肯之名而玉之先君子嘗仕于時學不盡試才不大用沉沒下官卒無所偶斯爲罔極之痛玉也樗櫟之材於世無補將貽先君子之辱朝夕是懼豈不大有愧於子之肯肯者乎然則子之先君子所以潛德弗耀厚積薄發者政所以爲子之地玉之先君子大才小用不盡所蘊者又豈無待於玉乎雖然古之學者憂道而不憂貧正誼而不謀利苟其心俯仰無所愧怍達則推以及人窮則獨善於己所謂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以之參贊化育可也以之垂世立教可也豈但不辱其親乎是則二父之志而玉與子之所當勉者又何必區區一園圃亭榭之間也節夫再拜曰公言至矣請書以爲記

雲濤軒記

吳孟思作雲濤軒於無何之鄉烏有之所使夷堅子志之夷堅子曰子嘗遊天目山宿獅子寺明日微雨乍霽曉日初升烟霧四塞雲氣在下有僧進曰山中雲海率三數年不一見子有前緣山靈效順真若天垂地湧鬼擢神揮子盍起而觀之子於是坐玉立亭

上憑檻俯視但見煙雲起伏如波如瀾上下天光一
色萬里無有涯涘或遠峯高竦聳出雲外又如蓬萊
三神山縹緲水中舟不可近日從東上半在雲端則
又如出於扶桑滄海之墟而不知其已在萬山之上
也須臾煙收雲斂天氣清明乃無有一物又嘗觀潮
錢塘見海門初白渺渺一髮油然若雲興於遠岫之
間已而掀天拍岸漲海翻江聲震乾坤勢吞吳越壯
觀爲天下第一此所謂雲濤者也子居闌闔之衝正
當車馬之會室如斗大牖似甕懸而所謂雲濤者安
在也孟思笑曰吾眼空四海胸吞雲夢以天地爲籟

籛古今爲瞬息凡宇宙間煙雲變化風濤出沒皆吾
軒中物也又豈拘拘一室之間者乎何當與子挾飛
仙乘怒翼超軼乎埃壘之外周旋於太虛之中仰觀
六合俯視八荒則天下一雲濤耳何子言之陋也夷
堅子於是憮然不知所云新安鄭玉聞而壯之遂次
第其語而爲之記

鄭彥昭讀書巢記

同姓名潛字彥昭者居長齡里與予家不同譜而以
叔父事予性敏悟志堅篤才幹優餘識見明遠吾鄉
子弟之千里駒也始予未見潛嘗有後生無可與語

之歎及得潛而予恨釋然矣潛父隨宦東西未嘗家
居母夫人專意教子潛慷慨有大志多與四方豪傑
交賓客過從席無虛日母夫人出釵珥鬻所愛物供
之無厭倦意以故潛得安心於學至于有成嘗於所
居之西築樓一間廣不盈丈高二十尺請予名之予
曰子之作是樓也將以為讀書之所而狀若巢然予
名以讀書巢何如潛拜曰叔父之言蓋有在矣夫鳥
息於巢故舉而有飛翔之樂人居於學故出而有行
道之功叔父之望潛者深矣豈但以其類巢而名之
乎予笑曰噫子啓予矣予何言焉子其書之以為讀

書巢記

靜虛齋記

乾明觀故有靜虛齋兵火後屋燬齋亦不存元統二
年道士吳君定夫築山房以為修煉之所廼書舊齋
揭之屬予以記或者曰此老子歸根之論也子盍為
演其義而記之予謂定夫名家子世讀聖人之書今
雖寄迹老子法中其心必有樂乎吾儒存養省察之
功脩己治人之學故造吾而請爾吾又為老子之說
以告之豈定夫之心乎故舉所聞於父師者而告之
曰此周子學聖法也明通公溥之謂乎聖人之所以

異於人者以其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矣靜虛故明而通動直故公而溥此聖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學者之所當學也雖然或者疑之定夫之名齋靜則虛矣其如動何夫靜者體也動者用也豈有有其體而無其用者乎在學者推而行之耳若夫能靜而不能動有其體而無其用者非吾聖人之所謂道又何必告以聖人之學乎定夫莞爾而笑疑然而定若不聞者予蓋知其深有契於是說而難於言也故書以為記

重脩忠烈陵廟記

復至元之二年久府判燕山馬侯佐治新安官府脩明僚采協和政有所未孚事有所不便侯輒白府罷行之士脩其教農安其業差徭不擾租賦以時六邑晏然官以無事廼延見父老詢民水旱疾疫所以致禱祀者衆謂忠烈王自唐至今以功勞血食禱應如響侯識不忘明年春霑雨害麥民且憂饑年侯白僚長率厥官屬詣祠下齋戒以請翌日天體霽然麥遂倍收王有陵廟在郡北七里雲郎山中侯往謁謝則左傾右頽風雨弗庇侯喟然歎曰吾徒以善惡賞罰之權而教於陽王以雨暘禍福之秉而相於陰實一

郡生靈休戚之所關繫陵廟廢壞弗葺吾守土者之責也首捐已俸以倡凡厥在位各以品秩出金有差命歛縣志簿韓君世傑董其事逾月告畢內外一新士民乞靈莫不起敬韓君過予請文刻之石予惟隋之亡也海宇如湯歛宣睦杭婺饒六州之民獨不識兵當其大亂之時如處太平之世者皆王之力也宜其血食千載報祀無窮按歛縣有古丘墓凡三晉新安太守程元譚墓在予所居貞白里中今唯雙石人可識然沉淪土中殆盡矣陳儀同程靈洗墓在郡西南曰黃墩相傳即墓為壇因壇為廟今亦不知其墓

之所在獨王以豐功鉅烈生有濟時及物之恩死能相其雨暘水旱之宜故自唐至今六七百年前廟後陵巍巍不廢功德茂矣漢以秦隱王有誅秦之功直守冢者三十家禁其樵採吳越錢氏當五代之亂保有兩浙後世亦為立寺觀以守其墳墓此皆古今令典所恃以為勸戒者馬侯以聰明才幹歷仕中朝故其出佐外郡知重民事能及於是是可書也贊是後者前推官廬陵歐陽侯齊賢知事東平王士鈞馬侯名楨字幹臣其祖璘嘗為叅政江淮省父澤廣平路總管蓋世家云四年二月庚午記

耕讀堂記

鮑生浚築室於所居之前為委積之所暇則弦歌其中名以耕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為學也鮑君欲此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畝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

從出後世有能讀書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為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游粗知好古入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脩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脩復任公祠記

新安郡城之北四十里有寺曰任公寺者梁太守任公彥昇之祠在焉祠廢已久獨羅尚書汝楫所為碑文具存予因暇日與二三友生過之乃圖興復鮑元

康仲安元康從子深伯原觀以仁洪斌節夫各願出
錢供費又得里人許紹德子華身任其事四明張久
可可久監稅松源力贊其成縣令張侯聞之爲之丁
寧勉勵使無違吾志於是謀於寺僧曰思睦曰誠真
皆樂聞其請始克奉公法堂之右復其舊貫焉既已
事聞于郡郡檄張侯有事祠下父老來觀喜而鼓舞
咸謂宜有辭刻石以詔來世而屬筆於予吾郡晉武
帝太康元年以新安爲名至今至正八年一千六十
九年其太守見於郡志者二百五十一人賢而見祠
於其民祀而不以其後者惟公一人而已且祭祀

之法載在禮步以更易遷祧有時雖富貴之極亦
有限制則人之見祀於其子孫者有時而盡豈若公
以善政被及其民沒而見祀千載不廢於此雖足以
見公恩德之在民者深亦可以見吾新安之民所以
報事其上者無所不至而風俗爲厚矣若夫公德行
文學與爲政之詳具在本傳與前碑所錄此不再書
姑記其祠之興復使後之人嗣而葺之不敢廢墜云
耳張侯名灝字君用濟寧人

三樂堂記

余以才疎學陋無所用於世也退而躬耕壟畝將以

自養間有朋游相從講學乃築室師山之上以爲肄
習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因取孟子之語名其
堂曰三樂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由於天仰不愧
俯不忤者在於己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係於人今
余也由於天者既不可必得在於己者又不能以自
盡終將有望於人而已則其愧忤有益甚焉而亦何
以爲樂也雖然學於是堂者及時盡力加以百千之
功視余之悠悠歲月不能盡其在己者至於老而自
悔乃有所望於人也以爲戒也而益勉焉是亦師資
之道而固余之望於後學也

小母埭記

里人以草木投溪澗中壓以沙土絕流爲堰鑿渠引
水以灌田謂之埭小母埭者在余居之西二里其流
發於靈山自源至埭才十里朝盈而暮涸者也歲農
家待雨霽備草木及舉事其流已竭矣蓋未嘗霑其
灌溉之利也後至元某年冬從子紹謀易以石梁圖
爲永久徵工於農然聲四作人或難之紹不爲止乃
伐巨松列置水中縱橫其上布石爲底卷石爲蓬取
碎石雜置蓬下以實其中搗石之灰直其罅漏梁成
橫接兩岸其平如砥然後立木爲柱布板爲閘山水

暴漲則啓閘以洩其怒溪流既平則閉閘以障其溢
農免脩築之勞田享灌溉之利人始歌之至有欲祀
之者紹又割田三畝令收其租入以供春秋祀事及
凡竭之歲費積其餘以待脩葺於是竭之事始備可
以傳之永久矣竭之音褐吳楚之方言耳按韻書竭
有揭竭遏三音而不音褐皆云堰也柳子厚袁家渴
記雖云音褐而所用乃渴字吾郡舊俗相傳用韻
竭字而音如柳子厚記今姑從俗庶便觀覽云

邵武路泰寧縣重建三皇廟記

泰寧縣三皇廟之碑於縣治之西當時草創應令地

卑屋陋不稱尊祀之意至正二年前令王君成
吉因廢佛菴遷之縣溪之南二里且收菴田之入以
供祀事然規模位置率多因菴之舊不能如式又溪
水阻隔往來跋涉官民咸不以為便八年今令鮑白
始至因官民之所欲又遷之縣治之南鑪峯之下正
殿三間翼以重簷棖楠四出前為門屋五間揭以開
天之門又其前為櫺星門者三東西各一廡廡各四
楹地位高爽規模宏壯既免跋涉之勞而尊崇之意
亦稱矣走書屬予記之予聞諸夫子庖犧氏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氏斲木為耜

標木為耒以教天下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三聖
人者開天立極創物作則垂之萬世生人之類得以
相收相養以至于今皆其力也凡有生于天地之間
戴髮含齒而為人者所宜報祀無窮况於有土有民
法三皇之道而為治者乎自隋以前此禮未舉固為
闕典唐天寶中制始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致祭郡
縣猶未有廟也我國家龍興朔土治尚簡畧淳
之俗隣於古初乃始致意三皇之祀於是郡縣皆得
立廟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太守縣令各以其服行
事惟謹報本治一魚君此舉可謂知所本矣予與鮑

君同里開嘗相言學知其存於中者為有素未知
其施於政者為何如也近予從兄璿歸自閩中聞泰
寧人誦其令尹之賢謂雖風紀之司不是過也然後
益信鮑君之與予講於家者為不誣矣故樂為記
所聞使刻之麗牲之石鮑君名同仁字國良新安歙
人也予其里人鄭玉

富登釣臺記

歙南山水最勝淞江出焉由浙源百餘里至縣境曰
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勢欲飛入江中予過妹壻
吳虎臣數往來其處每一登臨或坐或釣輒徘徊不

能去人因名鄭公釣臺石淮閩余公廷心篆隸妙天下聞予之有是石也大書鄭公釣臺四字以爲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被召辭還留虎臣所始取余公所書刻之臺前而記其所以得名之故鐫諸後石里人鮑葉爲予結草堂其側虎臣字道威葉字君茂是月辛未記

師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